

语域理论与短篇小说的文体学分析

——以麦尔·汉密尔顿的“The Proposal”为例

刘 锋

(江苏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镇江 212013)

摘要: 运用语言学的语域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一篇英文小说, 是一种新的尝试。文章从语域理论包含的三方面, 即语场、语旨和语式探讨了其在短篇小说“The Proposal”中的语用分析价值, 通过发现和归纳该短篇小说的语言形式和特征, 不仅能探寻出作者的真正创作目的和思路, 还能够帮助我们深入挖掘出作品的文学艺术价值。

关键词: 语域; 文体学分析; 《求婚》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 5124 (2014) 01 - 0071 - 05

一、引言

有学者认为, 文学作品如小说等只能欣赏, 不能运用语言学手段进行应用分析。原因在于, 语言学的方法会把一部完美的文学作品解剖得体无完肤, 四分五裂, 将其原有的整体美破坏殆尽。因此, 文学领域永远是属于语言学研究的禁地。其实, 在 20 世纪初之前相当长的时间里, 文学研究与语言学研究是相成一体的。而且, 语言学在最近的几十年里迅猛发展, 其研究对象已涵盖文学作品在内的各种与语言相关的领域。语言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紧密融合。在此背景下, 产生了文学文体学。Leech 评价说: “这是语言学与文学交汇的地方。” 然而也有更多的学者将之看为“语言学与文学批评的桥梁”。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型语言学研究学科, 国内外很多学者已经在这方面作出了颇具建树的研究。如 Wright & Hope 围绕语法范畴介绍了文体分析的要点及技巧;^[1] H. G. Widdowson 专门讨论了文体特征分析应用于诗歌教学;^[2] 侯维瑞对“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研究”作出开拓性探索。^[3]

实际上, 各种不同的语言学理论都可以应用于文学作品的分析, 只是每个学者所选取的专注视角不同而已。有的擅长运用语言学模块理论分

析作品的语言层面的特点及结构等, 而另外一些学者则是应用某个语言学理论具体分析文学作品, 分析作者的语言手段及其目的, 甚至分析其译本作品等是否适用该语言学理论等。本文属于后者的研究。具体来说, 本文尝试应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域理论, 借助译文^{[4]89-90}来分析短篇小说“The Proposal”,^{[4]88-89}从而试图探讨出该理论在小说文学作品中的实际应用分析价值。

二、语域及其理论溯源

语域概念及其理论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追踪溯源, 还得提到英国的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 他在语言的研究过程中提出语境概念, 并且划分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前者涉及到话语发生的具体场景, 后者则反映了话语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J. Lyons 认为说话人要能够正确判断话语的合适与否, 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 这些知识就是语境的具体体现, 或者说这些知识构成了语境。^{[5]572-584} Leech 认为语境就是指说话人与听话人共同拥有的背景知识, 这种背景知识对听话人理解说话人说出的具体一句话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6]13} 胡壮麟把语境分为上下文、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7]182} 何自然认为语境就是言语交际所依赖的环境, 包

收稿日期: 2013 - 03 - 14

作者简介: 刘锋 (1979-), 男, 江苏如东人, 讲师, 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 文学文体学、翻译学。E-mail: dahaoman@126.com

括语言环境、社交环境、认知环境。^{[8]210} 韩理德等将语境概念和语言学有机结合起来,并在一系列论著中阐述这一概念。^{[9]101[11]121}语言是一整套系统,文化语境控制着这套系统中话语实施者的整个系统环境,情景语境则决定着话语实施的具体环境,是可变的。文化语境总体控制着话语的可能性,而情景语境则决定着具体发生的话语行为。文化语境包含很多个情景语境,情景语境也可向下延伸为其它几个分类。它们决定了实际话语行为发生的宽度和广度。在具体的语言发生过程中,可能会不断发生情景的转换,从而形成不同的受具体情景语境支配的语言变体,也即语域。

韩理德认为,语域是由多种情境特征组成的,包括语场、语式、语旨。语场是指实际发生的事情,包含语言发生的环境,言语的话题,以及参与讲话者的整个行动。语式是语言交际的渠道或媒介,包括修辞方式,可分为书面语体和口语体,正是语体和非正式语体。语旨指参与讲话者之间的角色关系,包括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说话者的态度和想要实施的意图等。这三个变量共同构成了语域,决定着语言系统中的概念、交际和语篇意义,还具有反映社会文化、语篇特征和预测语篇意义的功能。这三个变量的任意改变都会导致话语交际的意义和功能的变化,语言产生变异,从而形成不同的语域类型。换句话说,语域不是固定的,是变化着的,而且有可能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分析一部文学作品时,只有根据具体的情景语境来理解和阐释文本的语言和特点,找准所属的某一语域,才具有语篇意义。

语域理论不仅是语言学研究理论,也可以被应用于文学作品的研究。国内有些学者已经开始尝试探讨语域理论在语篇分析、文体学、甚至是语言教学中的运用。袁文彬认为将“文化语境等结合起来”在语篇分析中“具有较强的操作性”;^{[13]101-108}张沉香从教学实践的角度,将语域理论引入博士生英语听说教学,“通过语域分析来预测听力语篇有利于提高听力的效度”,习得在不同的语域环境下的适当言语表达,提高“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14]37-39}当然,语域理论还可以应用于分析如新闻和广告语篇等领

域的文本,乃至探讨翻译中的实际用途,如评估翻译译文质量。吴群认为在翻译中“只有考虑语域,译文才能‘合宜’”;^{[15]44-47}姜海清通过实例探讨了翻译中的语域取向问题,“确保成功实现跨语言、跨文化交际”。^{[16]125-127}语域理论的分析模式应用于文学语篇及其翻译的评估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利用语域理论来评析小说也是一种探索性的尝试。

三、语域理论在短篇小说分析中的应用

作为文学体裁中的一种,小说可以从多个角度和层面上进行分析、研究和诠释。不同的人,包括普通读者或者研究学者,对同一部小说的理解肯定是不尽相同。这不是说对于小说的欣赏是随意性的,而是说不同的读者所拥有的看待或欣赏角度和方法是不一样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喜欢从文学理论、美学的角度欣赏,乃至从语言学理论的角度,如语域的理论等来解析和研究小说。利用语言学的分析手段可以在发现小说语用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地理解和领悟作品的深刻意义,挖掘出其内在的文学价值。本文就尝试性地运用语域理论来分析一部短篇小说《求婚》,以期能实证以上粗见。

《中国翻译》2009年第2期上刊登了“The Proposal”原文及其译文,原作者为麦尔·汉密尔顿,译者周晔。笔者读后,觉得也正如孙致礼教授所说,译文有匠心独运之处,做到了在目标语翻译中发现了“原文的回声”。^{[17]90-91}本文试图借助该译文从语域理论的视角来探讨和分析该短篇小说。

“The Proposal”原文篇幅不长,仅934字,却多达54小段。全文人物直接引语对话占据了大半篇幅。读完这部小说,可以发现或意识到作者的创作意图是反映求婚的过程给一个年轻女子带来的心理变化,从着急到不耐烦,再到出人意料结局,“一个人若是为了钱、别墅、跑车、贪图享受,那她是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的”。

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求婚意味着什么,那是截然不同的。小说从一开始就审视达芙妮的心理状态。着急的手势、校准时间的动作从他人的视角说明她的内心焦虑心理。精心挑选环境幽静的湖山小饭店作为进餐地点,可谓是煞费苦心的安排。可结果却是被“晾”了一晚上。作者试图通

过这种反差, 传递出达芙妮内心急迫的焦急情感。

小说的中间部分描述了达芙妮在等待布鲁斯的着急过程中恰遇昔日情人的场景。餐桌旁不再清静, 她想跟侍者调换餐桌位置到露天平台未果, 使得她相当有些愠怒。比尔的出现, 让她更为着急, 生怕被任何时候可能会出现的布鲁斯碰到, 所以想尽快地摆脱比尔的纠缠, 言语冷漠、急促。

小说的最后部分描写了达芙妮终于等到了布鲁斯的到来。不过, 不是一个人, 同行的还有她的母亲。母亲的话使她惊愕万分: 布鲁斯的求婚对象竟然是她的母亲, 而不是她。她的等待和期望化为了泡影。结局出乎意料、诡异而令人发思。

显然, 小说通过他人的视角和对人物语言的直接对话描写来反映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和变化过程。作者试图通过前后的强烈反差来体现女主人公达芙妮等待结局的戏剧性和突然性, 这种强烈的反差描写是通过小说的语言形式来实现的。

我们从语场、语旨、语式三方面来分析前后过程的差异。

语场是整个发生的实际事件, 是整个语言发生的环境, 包含了话题和言语发生者的活动行为等。“Proposal”这部短篇小说描写的整个事情就是达芙妮在小饭店一直等待求婚的整个心理变化及过程, 这是小说的主题。同一个主题在小说的三个组成部分里的内容却是不尽相同的。第一部分描写了达芙妮在小店里独自一人等待的心理状态, 第二部分描写了她在小店邂逅旧情人比尔的心理状态, 第三部分描写了她在被母亲告知事实真相后的心理状态。不过, 这需要读者去领悟, 也决非是言语所能表达的, 这也正是小说作者创作的高明之处。从一、二、三部分中所使用的主要词汇就可以看出以上所述过程。

从中可以看出, 第一部分的词汇有心理上的 (impatient, irritated), 也有和心理相关的动作 (check, stubbed, dash), 多是从他人角度客观描述了达芙妮准备及等待时的焦虑; 第二部分的词汇口语化特征明显, 多简短有力、急促, 表明 Daphne 偶遇 Bill 时, 想尽力摆脱, 不想与之过多纠缠的焦急心理状态, 如 “what” 及词组 “get rid of”; 第三部分的词汇也是心理上的 (all right,

got on well), 较多的是和布鲁斯有关, 描写了她在渐知真相时的不断思考的心理过程及状态, 也是一步一步地迈入最后的惊人结局。

词汇的选择有力地保障了话题的不断深入。从客观的角度来描写女主人公等待的着急心理状态。从她不耐烦的手势, 捻灭香烟的动作, 对表的举动来反映她的焦急, 再到其遇到旧情人时的言语交锋。通过比较, 更进一步反映出达芙妮的焦虑心理状态, 恨不得比尔立马从眼前消失, 又巴不得布鲁斯立马到来。然而, 她却忽略了最根本的一件事。谁才是真正的求婚对象? 这种惊愕和失落也只有她自己去亲身体会。而这一点要直到小说的末尾, 语旨才可以被领悟得到。

前文提到, 语旨指的是参与者之间的关系, 包括他们之间关系及社会地位等。“Proposal”这部短篇小说的语旨有些许复杂。小说的开头有这样一段话:

It never does for a young girl, no matter how young, attractive and desirable, no matter how skilled in beguiling ways, no matter how well laid are her plans, to underestimate the power of her mother.^{[4]88}

首先, 这个 “young girl” 指的是谁? 作者通过直接引语的手段切换到对象, 是 “Daphne”。

“my dear” 更是表明是从其母亲的角度。母亲在和女儿谈话。所以, 小说的一开始就交代了人物间的语旨关系, 即, 母女关系。

接下来, 小说中的语旨关系随着进入正文的阅读, 随之发生了变化。文中出现了这样一句话:

If there was one thing which irritated Daphne above all others it was to be kept waiting by a man. And tonight of all nights.^{[4]88}

这里的 “a man” 自然地将前后两部分衔接起来, 然而他又是谁呢? 他和 Daphne 又是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达芙妮会在这儿一直等着他呢? 不管怎样, 她都是在等一位她十分在意的男子。这可以从第一部分的语言词汇中看出端倪, 她非常着急。

紧接着, 小说的语旨关系又发生了变化。第二部分一开始出现这么一行字:

Well! Wha-d'yer know, as our friends the Americans say!

Bill! What on earth are you doing here?^{[4]88}

这里又一个人物出现。“Bill”的出现将小说推入了一个更为紧张的阶段,事件向纵深发展。那么“Bill”又是谁呢?他和达芙妮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作者通过人物间的直接对话表明了他俩之间的角色关系。由“Holidaying, my sweet, same as you.”不难看出他们的亲密关系。他们是一对昔日的情人,刚刚因没钱而分手。达芙妮急欲摆脱 Bill 的纠缠,欲用急促、冷漠的言语来试图快速远离后者。不料后者临走前却甩了这样一句话:

I must say you seem strangely anxious to meet you mother. So long!^{[4]89}

“mother”又一次出现,将小说自然而然地引入了结局。母亲,又是母亲。她的再次出现会带来什么呢?她是和布鲁斯一起来的,那个“晾”了她一晚上,让她等得着急万分的男子。

作者创设出如此复杂的语旨关系,其目的就是为了突出地实现其创作意图。首先,小说的引文部分就介绍了她们的母女关系。那么她们,她们之间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为什么“无论多么年轻、妩媚和动人及手段高明的女孩都决不可低估她母亲的力量呢?”^{[4]89}所以,一开始,小说就为戏剧性的结局埋下了伏笔。其次,“Proposal”反映的是情侣间的亲密无间,只有彼此情投意合才会向对方求婚。这就暗示了达芙妮为了物质的享受,抛弃原先真心对她的伴侣 Bill,而把目标转向 Bruse,可能不会得偿所愿。小说的标题“The Proposal”用定冠词修饰,表明其特定的所指,是布鲁斯和母亲,而不是和她。最后,引文中的“looking flushed and happy”是母亲在和女儿谈话时的面部表情,暗示了其刚刚得到布鲁斯的确认,即,她才是布鲁斯的真正求婚对象。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看小说的语式。语式是指言语活动过程中所采用的交际媒介或渠道,如书面语和口语、正式用语或非正式用语、即兴言语或非即兴等。在这部小说中,主要是人物间的直接对话。所以使用的语式基本都是非正式语言,是即兴的,没有事先准备。事件的发展具有突然性和戏剧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人名的称呼上,如 Daphne, my dear, Bruse, Bill 等。2. 大量符合口语化特征的语言缩略写形式,如 we've, he's, what's, she'd, I'm 等。3. 使用较多即兴言语表达方式如 Bill 在偶遇 Daphne 时“Wha-d yer know”,是他在突然看到昔日情人时的某种不知所措。作为一名飞行员,不应有这样的言辞错误。这也使得小说的描写更显得自然、可信。当然,也同时衬托出达芙妮的紧张情绪。

当然,还有一点值得关注。毫无疑问,求婚对任何人来说,总是人生中为数不多的幸福之事。但是,如此少的篇幅里,小说所采用的疑问语气有 13 处之多。人物的言语语气是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心情感的。“Bruce?”“Oh?”“mother?”,达芙妮与三个主要人物布鲁斯、比尔和母亲之间的现实或心理对话均存在疑问语气。疑问,是某种不确定,似乎不应出现在这样的场景中。然而,读者并没有觉得这些疑问有任何的不妥。相反,正是,这些疑问语气的使用,一步步地引导读者进入最后令人感觉不可思议的结局之中,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出真正的情感是需要付出和守候的,同时嘲讽了那些为了钱而朝三暮四的人是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的。

四、结语

笔者尝试从语域的三个变量入手,分析了小说“The Proposal”的语用特征。当然,我们通过考察归纳该小说的语言形式和特征,试图发现隐藏在这些特征背后的作者真正的创作目的和思路。小说的作者汉密尔顿可能不了解文学文体学或语域理论,其创作时也没有考虑或照顾到语域理论来遣词造句进行构思。但是,通过以上分析,语域理论确实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该小说的意义和其戏剧性的效果。马尔库赛说:“那种构成作品的独一无二、经世不衰的东西——这种实体就是形式。借助形式而且只有借助形式,内容才能获得其独一无二性。”^{[18]191}因此,通过分析作者所选择的语言形式,进而分析其文体效果,我们就能更好地鉴赏作品本身的价值和意义。限于局限,本文只是对一部短篇小说进行了分析,而且是基于语域理论视角下的语言特征进行探索性分析。要实际检验语域理论在小说分析中的应用价值,还需要对更多其它小说,包括中长篇小说进行分析。

参考文献

- [1] WRIGHT L, HOPE J. Stylistics: A practical coursebook [M].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F12.
- [2] WIDDOWSON H G. Practical stylistics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77-86.
- [3] 侯维瑞. 文学文体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1-9.
- [4] MAIR H. The proposal[J]. 周晔, 译. 中国翻译, 2009 (2): 88-90.
- [5] LYON J. Semantics[M]. CUP, Cambridge. 1977: 572-584.
- [6] LEECH G.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M]. London: Longman. 1983: 13.
- [7] 胡壮麟. 语篇的衔接与连贯[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4: 182.
- [8] 何自然. 翻译要译什么? ——翻译中的语用学[J]. 外语与翻译, 1997 (2): 210.
- [9] HALLIDAY M A K. Explanations in the functions of language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66-67.
- [10] HALLIDAY M A K, HASAN R. Cohesion in English [M]. London: Longman, 1976: 14-19.
- [11] HALLIDAY M A K. Language as social semantic [M]. London: Edward Arnold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3: F27.
- [12] HALLIDAY M A K. Linguistic studies of text and discourse[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168-169.
- [13] 袁文彬. 翻译研究的语篇分析模式及其意义[J]. 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1): 101-108.
- [14] 张沉香. 语域理论对博士研究生英语听说教学的启示[J]. 2006 (8): 37-39.
- [15] 吴群. 合意之外, 尚需合宜——在翻译中必须把握语域[J]. 中国翻译, 2002 (2): 44-47.
- [16] 姜海清. 翻译中的语域取向[J]. 江西社会科学, 2004 (1): 125-127.
- [17] 孙致礼. 在目标语中发现“原文的回声”——读《求婚》译文有感[J]. 中国翻译, 2009 (2): 90-92.
- [18] 马尔库赛. 审美之维[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9: 191.

The Register Theory and the Stylistic Analysis on Novel—An Example from *The Proposal* by Mair Hamilton

LIU F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China)

Abstract: It's a new attempt to theoretically and methodologically analyze an English novel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Register Theory in Linguistics. The literary stylistic value of *The Proposal* has been explored in this essay from three aspects, namely, field, tenor and mode, on the basis of which the seek for author's real intention and thinking of creation has been involved into the discovery and induction of the language forms and features of the novel, which can lend ourselves to find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th of the works.

Keywords: field; literary stylistic analysis; *The Proposal*

(责任编辑 张文鸯)